

世界智叢小說精選集③

午夜預言

金仲宣譯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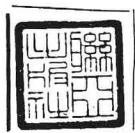
午夜預言

金仲宣譯

世界門智小說精選集③

著作權登記

翻印必究



定價：60元

世界門智小
說精選集③

午夜預言

譯 著：金 仲 宣

出版者：聯 亞 出 版 社

社 址：台北市廈門街147巷3號

郵撥帳號18745 電話：392-5296

發行人：張 文 宗

台 北 5 9 6 0 9 號 信 箱

印刷者：其 宗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地 址：台北市環河南街二段113巷7弄16號

初 版：中 華 民 國 70 年 元 月 20 日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1356號

（本書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譯者簡介

金仲宣將軍：退役陸軍少將，為我國情報界耆宿。曾任國防部前技術研究室處長及國家安全局研究室副主任、顧問等職。早歲留學日本東京工業大學，民國四十九年並曾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深造。精通英日兩國國語文，譯作涉及甚廣，散見報章，譯筆以流暢見長。因為職務之關係，金將軍經日研判國際情報機密，養成鬪智、分析的嗜好，本系列「鬪智小說」得蒙其選譯，更能深入體會，實為敝社及讀者之福。著譯有本社出版的「西洋幽默選粹」世界鬥智小說精選集①「歡場殉情記」、③「午夜預言」等書。

目 錄

落日紅霞·····	一
百密一疏·····	五一
墓碑故事·····	九三
放大照片裡的結論·····	一六七
午夜預言·····	一九七
計程車司機·····	二三三

落日紅霞

• 三好徹 •

三好徹：一九三一年一月生。東京市荒川區人。一九四八年就讀橫濱高商，一九五〇年以第一名考入讀賣新聞社。從十九歲起就從助手起做了新聞記者。一九六〇年首次刊行門智小說「光與影」，一九六五年辭去讀賣新聞社工作專門從事寫作。一九六六年，作品「風塵地帶」曾被選候補直木獎，並獲得第二十屆日本門智作家協會獎。一九六八年，作品「聖少女」獲得第五十八屆直木文學獎。日本門智小說精選編者艾勒里·昆恩推舉三好徹為接替松本清張的現代寫實派閥智小說家，是日本最好的間諜小說作者，作品內容，以描寫日本及國際政治、革命運動為生。

大概一連到了好幾架大型客機，所以機場取行李的幾個傳送帶地方都擠滿了人。我站在傳送帶旁邊點上了雪茄烟，那是在馬尼拉由八重子介紹的貝恩送給我的一枚。很粗大，不容易在嘴上咬住。再加我本來就不習慣抽雪茄，所以怪彆扭的。八重子曾說我這樣像條小狗咬着一根棒子來挖苦我，客觀的來看，恐怕真有一點這種感覺。

「行李還沒有出來？」

八重子走到我身邊問。

「帶子還沒有開始動嘞！」

我說。剛說完帶子就咯隆咯隆動起來。

「好多人嘞。怎麼會有這麼多人到外國去呢？」

我苦笑了笑。所謂這麼多人裏就包括我和八重子。

八重子是銀座一家酒吧的吧孃。她本來是和一個朋友到馬尼拉去玩的。她們參加了一個四天三宿的觀光旅行團，費用一共美金五百五十元。那個朋友先交了一半，突然臨時有事不能去，而錢又不能退，所以八重子就問我願不願意出兩百廿五塊美金和她一起去。

我就說她那個朋友交了一半我也願意出。但是八重子說沒有必要。

「可是，她豈不白白損失兩百多美金？」

「沒關係，反正那個錢也不是她自己出的。」

「誰替她出的？」

「傻瓜，那還用問嗎？」

只要兩百廿五塊美金就能和八重子一道去馬尼拉玩四天，豈不太便宜？所以我當然要去。或者，就算不撿這個便宜，能和八重子一道去，我也是當然要去的。對我來講，這實在是一次意想不到的好運道。但是，發現這個好運道裏面竟然有意想不到的倒霉事，則是後來的事了。

乘客的行李一件一件的從傳送帶上運出來。人們看見自己的行李就提出來推到海關去。八重子看了半天問道。

「有沒有問題？」

「甚麼問題？」

「行李呀！大家這樣隨便拿，不會拿錯嗎？假如安心要偷，那更方便了。」

「還要經過海關檢查，要打開箱子。即使箱子一樣，鎖可不一樣。拿錯了就打不開。」

「箱子也許沒問題。可是你帶來的高爾夫球具袋就沒有鎖呀！你還是注意一點的好！」

她說的確實不錯，我從馬尼拉帶回來的高爾夫球具袋是沒有鎖的。

終於，八重子的箱子送出來了，接着也看到了我的。可是高爾夫球具袋却半天都沒有看到。

「有沒有問題？」

「沒有。不過丟了也沒有甚麼大不了，反正又不是我的。」

「話不是這麼說的，丟了怎麼對得起貝恩。」

「你說得對。可是誰叫他托我帶這個麻煩東西呀？」

「你要嫌麻煩，那讓我給他送去好了。」

「不用。是我答應他的，當然由我替他送。」

這個高爾夫球具袋是八重子介紹我認識的貝恩托我帶回東京交給一個叫南澤榮助的人的。據貝恩說南澤是個大老板，對他有過恩惠，他老早就答應要送他一套高爾夫球桿的。

對我來說，這實在是個很麻煩的請托。但是，八重子和我在馬尼拉的幾天，都是由他親自來陪著我們到處跑，要是租一輛計程車的話，非花好多錢不可。所以在臨走時我送他一筆錢做報酬，他堅持不收，而托我把高爾夫球具帶回東京送交南澤。雖然明知是件麻煩事，也只好答應。

「哇！總算出來啦！」

八重子眼睛發亮，很高興的呀。

「你怎麼好像有了新發現似的？」

「新發現？甚麼新發現？」

我沒有回答她。八重子根本是個決不會關心別人行李的人。在我眼裏，她從來也沒有關心過別人的事情。

我把箱子和高爾夫球袋放在推車上向她說：

「我還要辦高爾夫球具的徵稅手續，恐怕要費些時間。你怎麼辦？」

「我沒有要交稅的東西，從普通檢查口出去就行啦。那我先走吧！」

她說，可恢復成平常的八重子。我倒有點依依，現在又正是黃昏時分，就向她說：

「我倒想和你吃一頓晚飯，回憶一下馬尼拉。」

「回憶馬尼拉？又不是從今以後不見面了。」

「當然不是，不過……」

「好啦，我現在好累，打算回去睡一覺。下次吧，下次我請你好啦！」

說完她就提着箱子和在馬尼拉機場買的免稅洋烟酒向海關走去。我望着她的背影，很想再叫她等一下，但是沒有叫出口。我是天生不喜歡勉強別人的。

我走到右面報稅的檢查站，那裏排了長龍。我排隊等着，看見每個人都帶大批行李，心想爲

甚麼人們這麼喜歡買各式各種東西帶回國來。

那時，我忽然看見一個熟面孔站在檢查站的另一邊。那是坂戶刑事。當然，他恐怕不記得我了，我却還認得他。

「下一位！」

海關人員的口氣很不客氣，大概看見輪到我還傻站在那裏。我聽了忙把全部行李放在臺上。一個提箱，一袋免稅烟酒，一個高爾夫球具袋。關員看着我的報稅單問：

「你申報納稅的就只有高爾夫球具？」

「是的。」

「把這個箱子打開！」

我取出鑰匙打開提箱，他很仔細的翻了一遍。然後又檢查烟酒袋。

「這是雪茄？」

「你看看就知道啦！」

海關檢查員聽了很不高興的望了我一眼。

他拿起了雪茄烟盒，一共廿五枝裝的兩盒，一盒已經打開過。他拿起一枝，撕開玻璃紙，聞了聞又用手揉了揉。好像故意找麻煩，我不禁問道：

「有甚麼不對嗎？」

他沒有回答我。反而伸出手來向我說：

「護照拿給我看看！」

我把護照交給他。他翻開護照和納稅申請單對照了一番後，開始檢查高爾夫球具袋，把各式球桿都拔出來，仔細檢查了空袋子。然後問我：

「這個球具袋你報的價格是四百美元。有沒有發票？」

「沒有。」

「沒有發票？」

「是的，根本不是我買的，是朋友給我的。據他說是這個價錢。」

「你等一下。」

他說完找出一張價目表來看了半天後，告訴我這些球桿應該是四百五十美元。以一美元二百九十日元計，大約十三萬日元。超過十萬日元部份的三萬日元要課百分之四十的稅，也就是一萬二千日元。他說完在申報單上填上數目，叫我到付稅的窗口去付錢。

這時候坂戶刑事仍站在檢查站一邊，用他銳利的眼神在觀察每一個回國的旅客。究竟是出了事，還是平常都是如此，我根本不知道。

我準備向坂戶打個招呼，問問他是不是出了事。但當我剛要開口時，另外那邊的檢查站起了騷動，他馬上跑了過去。

二、

騷動的起因是一個中年乘客放在大衣口袋裏的黃色影片被發現，海關要沒收，他就大聲抗辯。他還帶着一個年輕女人，而她又堅決拒絕打開手提包受檢，很可能裏面放有要徵稅的寶石類首飾。我一面在窗口交錢，一面遠遠望着這陣騷動和坂戶刑事將採取甚麼行動。

坂戶走到這對男女和關員在爭論的地方，抱着手腕看他們，一言不發。

看樣子，這場糾紛大概會以影片被沒收和搜出寶石付稅來收場，所以用不着刑事出面。坂戶的表情跟他跑過去時的緊張判若兩人，很像抱着水管飛跑到火場却發現火已經撲滅了的消防人員一樣。

不過，這樣一來倒證實了坂戶刑事不是平常都守在這裏而是特別來辦甚麼案子的。那個案子當然不是像黃色影片和寶石那樣的鷄毛蒜皮小事。

我交了稅拿到收據以後就出到機場大廳。

沒有人來接我。出口那裏雖然人潮汹涌，但都不是來接我的。

機場門外計程車乘車處有好多人在排隊，我剛站到隊尾就有一個穿白夾克的年輕人走到我旁邊問道：

「我有一部車空着，要不要？」

「不要。」

「算你便宜點，比坐計程車還便宜。」

「不要！」

這個私人轎車的駕駛瞪了我一眼就走開了。

不是我頑固，實在是不願意參與這種不守法的投機行爲。在計程車不夠的時候，這些私家車駕駛曾賺過大錢。

等了十分鐘的樣子，輪到了我。上了車後叫他開往川崎郊外我家。

到了我住的公寓坡下，太陽已經落了。這個公寓建在小山坡上，計程車只能開到坡下，要爬一段石階才能到家。我付過車錢下了車。

石階有十幾尺那麼高。地點不大好但租金却比較便宜。石階很陡，下雨天上下都要特別小心。

我提着箱子，把高爾夫球具袋背在肩上，走上石階。平常都有路燈照着石階，今天大概燈炮

壞了，根本沒有亮。

走到一半的地方，從上面跑下來兩個人，跑得很快。

我正感到驚嚇的那一剎那，他們就撞到了我。整個身體從石階滾下來。因為背着球袋所以動作笨拙，但居然沒有把腦袋撞到石階上，還算運氣太好。

「你們幹甚麼？」

話剛說完，兩個人就向我跳過來。

在我剛剛爬起來的時候，一個人就伸出拳頭在我胃部那裏猛揍了一拳，打得我又向前仆倒。可是他們還不放鬆，又朝我後腦踢了一腳。

這一下把我抵抗力完全搞光。踢得我差點昏過去，躺在地上不能動。

「好啦，快走吧！」

他們的一個人好像在這樣叫，我還沒有完全失掉意識。

一輛轎車開過來，兩個人都坐進去後就馬上開走了。開車的似乎是個穿白夾克的年輕人。

過了幾分鐘，意識清醒了。

我站起來，走上石階到中段地方打開了路燈的開關。這完全是個下意識的動作。路燈在石階上面和中段各有一盞，開關相通，隨便開那一盞兩盞都亮。

顯然這兩個人並不是在公寓裏做了甚麼壞事，在逃走途中遇到我才來把我打倒，而是爲了要揍我，所以事先就把路燈關掉了的。

我又回到石階下面，看到手提箱和烟酒袋都仍留在那裏，但是，高爾夫球具袋却到處都找不到了。

回到家裏，洗過臉就打電話報警，巡邏車很快開到，向我詢問案情。

「你說只有高爾夫球具袋被他們搶走了嗎？」

警員覺得很奇怪的問。我把海關的收據拿給他看。

想一想，他們的確是把我那時身邊最值錢的東西搶走了。箱子裏裝的不過是換洗衣服，馬尼拉機場買來的兩瓶白蘭地酒，瓶子已經打破了。

「照你這麼說，強盜包括開汽車的一共是三個人了？」

「是的。」

「轎車是甚麼樣的車？」

「國產的中型車，顏色似乎是黑色的。」

「車牌號碼呢？」

「沒有來得及看。不過我記得駕駛是個穿白夾克的年輕人。」

我突然記起了一件事情。

「穿白夾克的年輕人。」

警員說着寫到記事本上後，告訴我他馬上通知局裏通緝。

這種通緝恐怕不會有用。因為根本是大海撈針。我以累了為理由，讓警員答應我以後再補辦報案手續。

他走了以後，我一個人煮了一些咖啡，加點白蘭地喝起來，想振作一下精神。

然後，說得嚴重一點，忽然想起做人的責任問題。

貝恩托我帶的高爾夫球桿，不能說是被強盜搶走了就算無可奈何了。何況，他還說接受這份禮物的南澤是他的恩人。

菲律賓的國民所得很低。普通職員月薪只有一兩萬日元，還不到日本的一半。這些高爾夫球桿值十三萬日元，當然是高貴的東西，跟日本人眼裏十三萬日元根本不能比。這麼一想，當然不能說是被搶走了就算了。

第二天，我帶了手邊所有的錢，到御徒町的洋貨店去，那裏可以買到比百貨公司或高爾夫球